



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

在本质创造了诸神的世界，转而又把诸神的世界看成了独立的存在。也就是说，尽管神话的本质是把人类自身的道德剧目读入了世界，从而大胆设想整个宇宙都渗透着人道，但神话的信仰者却是从世界中读出了人类的道德剧目。人与世界关系的异化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神祇们由本来的宾语变成了人类心中的主语和暴君，这样的神祇必然反过来要求来自人类信仰者的祭献，这是神话时代最可怖的地方。这里的“神话时代”指的是，神话在其中作为一种真实的主宰性和弥漫性的力量存在着。这种真实当然不是指神话内容在视觉或光学意义上是真实存在的，而是指人们“相信”有关神的叙事是真的，并且他们的生活会因这种“相信”而发生改变。使人祭成为一种社会建制的观念背景中甚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指出这一点在道德上是令人难堪的——那就是，即便人性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相信自己在人祭仪式中确实“升天”了。尽管这仍是一杯令人恐惧的难以下咽的“苦酒”，就像对于临刑前的耶

稣一样。而且，也如耶稣走上十字架之后有了《新约圣经》，人性被推下献祭坑之后才有了《封神榜》。人性这些为神话时代所纳的税，经此艺术变形却转化为一段美丽的文化乡愁。

对于商朝人而言，这种作为存在中心和核心语境的神话，就是作为本体论的神话，它可以被感知，却无法被思考，更不必说反思，对它的祛魅只能借助外来的力量。

周代商，文明形态的嬗变

众所周知，是地处僻远的周族把商朝推进了太平间。李硕进一步告诉我们，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朝的人祭制度，并清除了有关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从而也清洗了周朝屈辱的前史。据李硕的考证，周族自己没有文字——垄断造字和命名的权力当时是商朝霸权的一部分。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系“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而“用”字专指献祭之“用”，这表明，“周”族就是专供商人献祭“用”的人口，他们是人祭制度最主要的受害者。周昌就是在长子伯邑考被“用”之后，才毅然举起了翦商的大旗。甚至——当然还是据李硕的考证——姜子牙的历史原型也是来自羌人部族的首领之子，被周人俘获后作为人牲送到了商都朝歌待祭，只是后来侥幸逃脱了。姜子牙在《封神》中孑然一身辅佐周昌的形象背后，却是周族与羌人联合倒商的宏阔史诗。从这个意义上，商朝其实是被一个被迫上了封神榜的群体及其部族翦灭的。

周族成为翦商事业的起点和中心，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观念事实：他们作为一个部族很难从根本上认同那种把他们的父母或

子女推入祭祀坑的神话叙事。由于这种神话是商朝的意识形态，是它用来组织政治社会生活的中介和中保，因此与意识形态的疏离很容易发展成政治上的疏离乃至反叛。

当然，如果把周朝对相关历史档案的销毁看成类似一个对容貌不自信的女孩子通过打碎镜子来摆脱窘境的行为，那就大大低估了它的象征意义。人祭的历史性退

《翦商》。

